迷在麗江古城

夢 芝

天南地北

凡是去過麗江的人，都說麗江是一個世外桃源，美麗得讓人魂牽夢縈。在那兒，不但可以感受到迷人的納西文化，而且晚上可以看着滿天的繁星入眠，清晨睜開眼睛可以遠望皚皚雪山。聽了朋友們的讚嘆，我們不禁心生嚮往，便在假期中選擇去往麗江一遊。

麗江古城座落在雲南省麗江市大研鎮，它北依象山和金虹山，西枕獅子山，東南面臨數十里的良田沃野。宛如一顆璀璨的明珠座落在玉龍雪山下麗江壩中部，而四周的高山則像天然屏障守護着它。我們在昆明乘坐飛機到麗江機場，然後坐車往麗江古城本區。從機場到古城有一段距離，不過，沿途那綿延不盡的金黃，映襯着藍天白雲，讓我們還沒有踏進古城，就已經被這旖旎的自然風光所吸引住了。

離古城越來越近了，還沒有看見古城，首先撞入眼簾的卻是灑滿了陽光的玉龍雪山，它彷彿張開雙臂呵護着麗江古城。如果說玉龍雪山是一個巍峨雄壯的男人，那麼，麗江古城就是一個充滿了靈秀的婉約女子。它柔順地偎依在雪山懷裡，訴說着千年不變的情話。

汽車慢慢滑進古城，只見這座始建於南宋，距今約有八百年歷史的古城，遠離現代化都市的喧囂，顯得厚重而古樸。明渠依着小巷的地勢逶迤蜿蜒，清澈的渠水潺潺流淌，青色而乾淨的石板小路迂迴轉折，時而會有三五個婦人，挑着擔子行走在石板路上，與我們擦肩而過的時候，她們便會衝我們淺淺一笑，然後悠悠地消失在了巷子深處。

古城最繁華的地方當屬四方街。那裡有麗江特有的旅遊紀念品，如納西族手繪錦、東巴壁畫等等，所以但凡是來這兒的遊客，都會去那兒買一些紀念品回家。

不過，我們害怕那份嘈雜和喧囂破壞了這份靜謐，於是便繞開四方街，繼續沿着寧靜的街道往前走。

來到麗江古城著名的三眼井前，我們頓住了腳步。只見我們眼前出現了三個水池，這三個水池順着地勢從上到下依次排列有序。幾個納西婦人正在水池邊做事。上面的在挑水，中間的洗菜，下面的則洗衣服。一切都是那樣井然有序，而且體現了節約用水的環保理念，讓人不禁看凝了去。

行走在幽靜的街道上，我只感到骨子裡竟生出一股慵懶的氣息，全身心也放鬆下來。仰起頭來，透過古色古香的房屋，遠遠地看到巍峨的玉龍雪山，在陽光照射下，散發着晶瑩的光芒，不禁讓人有一種置身於世外桃源的錯覺。

在這裡把成功放大

流 沙

東西走廊

童話作家鄭淵潔作客騰訊網，主持人說，在中國的作家中，是不是你最有錢？鄭淵潔說，那得感謝我媽把我生對了地方和時代。

這話有意思。

鄭淵潔塑造了皮皮魯、魯西西、舒克、貝塔等一個又一個的故事人物，他的書銷售了一點五億冊，如果堆起來高度相當於兩百座珠穆朗瑪峰。假如鄭淵潔生在了伊拉克，這將是怎樣一種狀況？不要說戰亂，就說這讀者群也沒有中國這麼多。中國有十三億人口，兒童約有二點二億，而整個美國人口才三億，你看這個市場有多大。

市場有多大，機會就有多大。

在浙江義烏，一個十多個平方的店面，僅靠批發牙籤，一包牙籤只賺幾厘錢，一年就可以賺上幾百萬元。一包紐扣，也只賺幾厘錢，幾年下來可以累積幾千萬家產……

誰都知道中國到處充滿機會。豪華汽車品牌在國外銷售不好，到了國內，不得了，賣得非常火爆；港台明星原先只在當地自娛自樂，跑到內地一開演唱會，那是一票難求，吸金無數……加拿大、澳洲的房產商造房子，房產商最怕賣不出去，賺不到錢，而在國內，房產商怕不夠賣，凡是搞房地產的，進去一個，暴富一個，都不知道自己怎麼就發大財了。

我看到有一張舊報紙，上面有一篇專訪，被訪問的是一位瑞典人，他在蘇州投資辦了一個手機配件廠，生產手機中的一個簡易模塊。這個瑞典人實話實說，生產這個模塊在我們那裡不賺錢，來到中國很賺錢，因數中國市場很大，在這裡，可以把成功放大。

我覺得這個瑞典人的視角很特別，在這裡，在中國，可以把財富放大，把成功放大。

我的讀書樂趣

言 青

人生在線

我從小就喜歡讀書，也許是受父母的影響。記得兒時總看見母親捧着一本書，在洗衣做飯之閒暇，認眞閱讀。稍大後才知道她讀的書是《紅樓夢》，母親是個《紅樓夢》迷，她讀《紅樓夢》不是一遍兩遍，而是十遍二十遍，書中的人物、故事背得滾瓜爛熟。我初讀《紅樓夢》時，總有些人物關係、故事情節弄不太懂，但一問母親，她總是講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興致來時，就繪聲繪色地講出很多《紅樓夢》中的故事，讓我們聽得津津有味。父親是我們家的《三國演義》《水滸傳》專家，總看見他坐在椅子上，把眼鏡架在鼻子上，捧着《三國演義》一頁一頁認眞讀着，有時還一字一句念出聲來。我最高興的是每天傍晚，父親就讓我們小孩子，有時還邀請鄰里老太太，拿着小板櫈，坐在院子裡的大樹下，給我們講水泊梁山英雄好漢的故事，不但講得有聲有色，還加上各種表情和手勢，讓我們聽得入神入迷。

在父母的薰陶下，我從上小學時就喜歡讀課外書，中學時偏愛語文，還與有同樣愛好的同學一起去訪問作家。上大學後，功課忙沒有時間讀書，走上工作崗位更是忙得疏於讀書，只好將一些書束之高閣。退休後有了時間，讀書自然就成了我的主要「功課」。近幾年我讀了一百五十多部世界名著和中國作家獲獎小說、散文集、人物傳記等作品，雖然不算多，但每部書都是像父親那樣一字一句用心讀的。我讀書有個習慣，就是白天看報章雜誌，夜晚讀小說散文，一百幾十部作品全是在夜深人靜、萬籟俱寂之時，在床頭燈下讀的。這時是我覺得最輕鬆、最愜意的時刻。

讀書最大的樂趣就是，可以與書中的主人公一起，走遍世界的山山水水，與他們一起同喜同悲。在我的腦海中，有我所讀過的每本書所描繪的景象，加上我的想像，就有了每本書的固定場景。譬如說起法國作家雨果的《悲慘世界》，我的眼前就出現主人公冉阿讓在巴黎骯髒的下水道中艱難逃生的景象。提起英國作家狄更斯的《霧都孤兒》，就會出現衣衫襤褸的主人公小男孩奧立弗與一幫小乞丐在寒冷的窩棚裡吞食着尋來的殘渣剩肉的景況。想起華人作家張翎的《金山》，就會出現千萬個瘦骨嶙嶙的華工在加拿大的大山裡修築太平洋鐵路時的慘烈場面。當然有時也和主人公一起欣賞旖旎的田園風光、遊走金碧輝煌的華麗殿堂，特別是許多散文中的美文美句常常使我如醉如癡。夜讀是一種享受，它豐富了我的想像力，增長了見識，消除了煩惱，甚至讓我童心未泯。

讀書還激發了我的寫作慾望。記得剛退休時，一次去北大看望季羨林教授，聊天中請教他如何提高寫作水平。他告訴我們，要多讀書，讀雜書，從書中學習文章的立意、思路和語言，要寫自己熟悉的事，不要勉強。我遵照季老的教誨，更多的買書、讀書、藏書，有時還練着寫一些文章。但對於我這寫作根底淺薄的人來說，散文也好，隨筆也罷，寫起來總是很吃力。後來隨着讀書的增多，漸漸覺得思路開闊了一些，筆順了一些，詞兒來得快了一些。不單是用筆寫，更是用心寫我熟悉的人和事。

當然，我寫文章仍然不是那麼輕而易舉，然而經過努力寫成，報刊又予以發表，總是獲得一些「成就感」，它又鼓舞着我去讀更多的書，爭取有更多的收穫。讀書還有一個意外的收穫，就是別看上了那麼多年學，又工作了那麼多年，原來還有那麼多不認識的字、念不準的字、念錯了的字。有時自己都禁不住驚訝，日常生活中再平常不過的某個字原來是這麼寫，我簡直是「返老還童」了，連小學生都不如了。我只好採取一個原始的辦法，就是在身邊放一本字典，不會就查。過去工作時，時間所限，懶得查字典，現在每讀一本書，經過查字典，就會新認識不少字。過去不認識的字，現在認識了，念不準的字念準了，念錯的或者念白的字念對了，這不也是讀書的一大樂趣嗎？

憶外交前輩黃華

延 靜

往事鈎沉

外交前輩黃華年事已高，身體一直不太好，但噩耗突然傳來，仍感震驚和惋惜。作爲外交晚輩，我與他接觸不多，但往事依然浮現在眼前。

黃華曾在燕京大學讀書，早年參加革命赴延安，曾爲毛澤東會見斯諾做過翻譯。後來在周總理領導下，繼續參與外事工作。新中國成立後，黃華曾擔任朝鮮停戰政治談判首席代表，出任中國駐加納、埃及、加拿大大使，一九七一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出任中國首任常駐聯合國代表。一九七六年，黃華受命出任外交部長，之後又任國務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一九八三年出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我多年來仰慕黃華大名，但一九七三年才與他相識。那年朝鮮問題第一次列入聯合國大會議程，我因了解朝鮮半島情況，通曉朝鮮語，臨時被派往紐約，參加第二十八屆聯大有關工作，在那裡與主持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的黃華大使相識，並在他的領導下工作了兩個多月。當時朝鮮問題情況比較複雜，中朝提案與美日提案相對立，難分仲伯，因此，中國代表團與臨時應邀參加朝鮮問題討論的朝鮮代表團需要經常見面，交換情況和意見。那年，中國代表團團長是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副團長是黃華，但喬冠華在紐約停留的時間較短，重擔就落在黃華肩上。我記得，黃華幾乎每隔兩三天就要會見朝鮮代表團團長、外交部第一副部長李鍾木一次，互通情況，深入交換意見，有時持續到深夜，我給他作翻譯。會見後，黃華把我們留下，商談有關問題，之後我們起草文電送他修改審批，有時他還親自起草。當時黃華已年過花甲，除朝鮮問題外，他還要主管代表團全面工作，頭緒十分繁雜，有些問題頗費思慮，他每天工作到深夜。記得一段時間他腰痛發作，仍堅持正常工作。那年聯大關於朝鮮問題的討論雖複雜曲折，但後來通過協商取得一致，通過解散「聯合國軍司令部」決議，取得初步成果。

黃華擔任外交部長後，我與他的接觸多了起來。朝鮮外長來訪，都由黃華接待，有時會談一談幾個小時。一九七八年九月，鄧小平作爲黨中央副主席和國務院副總理，應邀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前往平壤，參加朝鮮國慶三十周年慶祝活動，黃華外長是代表團成員，我作爲翻譯隨行。那次代表團訪朝，從準備到成行，各項工作都由黃華主持。訪問期間，他不離鄧小平左右，提供情況和信息，有時還提出建議，爲訪問成功做了重要工作。我還記得，那之後的一年，黃華外長又受中央的委託，前往平壤面見金日成主席，轉達中國對朝鮮半島問題的看法。金日成當時不在平壤，黃華一行抵平壤機場後換乘直升機飛赴外地，金日成接見了他，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還設午宴招待。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黃華卸任外交部長職務轉到全國人大出任副委員長後，我與他見面的機會就不多了，但他仍然很關心朝鮮半島局勢和中國對韓國政策的調整。其實，黃華視野開闊，考慮問題縝密，中國最初鬆動與韓國的關係，就是在他任外長期間經過他的同意之後報告中央做出的決定。我還記得，應他的要求，我曾不止一次去他家，向他介紹我國對韓國政策調整的情況，他聽得很認眞，有時還做一些記錄。一九九二年八月中國與韓國建交，我於九月到韓國履新，沒想到在首爾迎接從國內去的第一位領導人竟是黃華前副總理，在異國他鄉見面，我喜出望外，他也很高興。

那次，黃華是作爲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會長和國際行動理事會成員去韓國訪問的，當時中韓剛剛建交，處於熱潮之中，黃華本人在國際上又有較高的威望，因之受到韓國方面的熱情歡迎，韓國總統盧泰愚會見，韓國前總理申鉉碻和各界知名人士分別設宴款待。我陪同他參加了幾場活動，還記得當時有的韓國人士盛讚黃華的訪問是「中國風吹到韓國」，黃華回答說「韓國風也吹到中國」，並說這樣的變化是「世界形勢發展使然」。我遞交國書後又匆忙返回北京，準備參加盧泰愚總統訪華的接待，當我登上飛機後又與結束訪問回國的黃華巧遇。

於是，我們坐在一起交談，黃華回憶起四十多年前在板門店參加朝鮮停戰談判的往事，深有感觸地說，中國和美國、韓國曾經是敵人，但經過半個世紀，現在三個國家又成爲朋友，這就是歷史的變遷，也是外交的魅力之所在。大約一九九五年，黃華已進入耄耋之年，他再次訪問韓國，受到韓國總理的款待。談及中韓關係全面、迅速發展，黃華稱「這是歷史的必然」。

黃華一生，工作不辭辛勞，思慮深邃睿智，待人和藹可親，對中國的外交事業建樹頗多，本文所言不及於萬一，但我願以此悼念這位令人尊敬的前輩。

聖彼得堡十二月黨人廣場上的彼得大帝青銅像

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們

魯先聖

域外漫筆

十二月黨人起義，是俄羅斯歷史上具有重大影響的革命事件。但是，在這個事件中，還有一段鮮爲人知的歷史一直在俄羅斯的大地上流傳，這段歷史的主角是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們。她們用自己文弱的身軀，爲自己的丈夫，爲十二月黨人起義，也爲俄羅斯的女性，譜寫了一段美麗的傳奇。

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俄國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一批青年貴族軍官，受到法國啓蒙思想和法國革命的影響，也深受國內進步思想家的薰陶，逐漸形成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思想。他們爲了反對沙皇專制制度、反對農奴制度，揭竿而起。因起義發生在十二月，起義者被稱爲十二月黨人。

但是，起義因準備倉促，指揮不力，且沙皇軍隊四倍於起義軍，起義遭血腥鎮壓。起義失敗後，大批十二月黨人被逮捕，五位領導人被處絞刑，三十一人判徒刑，一百二十多位十二月黨人戴着沉重的鐐銬，被流放到遙遠的西伯利亞服苦役。這是一片野獸出沒、人跡罕至、荊榛遍野的蠻荒之地。在漫長的三十年間，不斷有人因勞累疾病而死，但「在關鍵時刻，他們中無人會往後退」，因爲他們知道自己因何而來，更明白自己爲何而活着！在困厄潦倒的處境中，他們一刻也不曾放棄鬥爭。他們給家裡人寫信詛咒黑暗的專制制度，揭露政府慘無人道的罪行。一時間，十二月黨人的書信在俄國各地被人們爭相傳抄，就像不滅的火炬，鼓舞着生活在黑暗和暴戾中的勞苦大衆奮起反抗。

這些信件，最直接地衝擊着他們的妻子們。身在莫斯科等城市的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們，做出了一個大膽而勇敢的決定，他們要不遠萬里去西伯利亞，到丈夫的身邊去，爲丈夫送去溫暖與體貼，送去精神的支柱！這些妻子大都是出生於貴族家庭。十二月黨人起義失敗後，沙皇命令他們的妻子與「罪犯丈夫」斷絕關係，爲此他還專門修改了沙皇法律不准貴族離婚的法律：只要哪一位貴婦提出離婚，法院立即給予批准。

出人意料的是，絕大多數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堅決要求隨同丈夫一起流放西伯利亞！迫於情勢，沙皇不得不答應了她們的要求。但政府緊接着又頒布了一項緊急法令，對她們作出了限制：凡願意跟隨丈夫流放西伯利亞的妻子，將不得攜帶子女，不得再返回家鄉城市，並永久取消貴族特權。這一法令的頒行，意味着這些端莊、雍容、高貴的女性將永遠離開金碧輝煌的宮殿，告別昔日的貴族生活！但是，她們沒有聽從沙皇的命令，也沒有被種種威嚇所嚇到，她們寧願放棄都市中優裕的貴族生活，寧願戴着腳鐐手銬被拿槍的衛兵押送着遠行。

在廣袤的俄羅斯大地上，在漫長的從莫斯科到西伯利亞的路程上，近百位俄羅斯貴族女性，演繹了一場最悲壯的頌歌。她們相信自己的丈夫是正義的，她們堅信自己的丈夫是勇敢的化身，她們爲自己是他們的女人而驕傲，她們要像自己的丈夫那樣獻身正義的事業！

特魯別茨卡婭是她們中第一個到達西伯利亞監獄見到丈夫的女性。她後來這樣描述自己和丈夫相會的情景：「謝爾蓋向我撲來，他衣衫襤褸，蓬頭垢面，一振腳鐐的叮噹聲使我驚呆了！他那高貴的雙腳竟然上了鐐銬！這種嚴酷的監禁使我立刻理解了他的痛苦、屈辱的程度。當時，他的鐐銬如此激動了我，以致我先跪下來吻他的鐐銬，而後才吻他的身體。」

這段歷史遠去了，這些偉大的女性也遠去了，但是，她們不屈不撓的身影，卻依然在歷史的時空中閃爍。

白菜最親民

黃艷梅

飲食男女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第一次到北京的時候，最先領略的是一個特別的景觀，在四合院裡、屋簷下、居民住宅樓陽台上到處都有堆積如山的大白菜。一個北京的朋友看到我驚訝的表情，他笑着說：「這算什麼呀！地窖裡存儲的大白菜有幾百斤、上千斤呢！」一晃二十多年過去了，時代在進步，據說京城的老百姓再也不用在冬天儲大白菜了。

我雖身處江南，現在也感到了絲絲寒意，不過如今超市供應的蔬菜還是很豐富的，其中不少是反季節蔬菜諸如黃瓜、茄子、番茄之類，這些在溫室裡長成的蔬菜吃起來索然無味，要說冬天最好吃的還是大白菜。

不光我對大白菜情有獨鍾，古人亦鍾情於此物。有詩云「撥雪挑來塌地菘，味如蜜藕更肥濃」，詩中的「菘」即是白菜的雅稱。美食家蘇軾把白菜的品味昇華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他說「白菘似羔豚，冒土出熊蟠」，把白菜比作味美的羊豚、熊蟠，眞是大手筆。到近代，齊白石在一幅「白菜辣椒」畫中題字爲白菜鳴不平，他說「牡丹爲花王，荔枝爲果之先，獨不論白菜爲菜之王，何也？」其實齊白石大可不必較眞，民間早有「百菜不如白菜香」「魚生火、肉生痰，白菜豆腐保平安」的說法，其實是認可了白菜爲菜中之王。

母親當了多年家庭主婦，白菜是她冬天做得最多的菜。白菜裡面柔嫩的菜心，母親把它們摘下來在沸水中滾一遍，裝盤灑上白糖，淋上醋和香油就是一道下飯的涼菜；白菜葉子燴、燉、炒、溜，可自由發揮隨心所欲；白菜幫子母親把它們剁成餡包餃子、蒸包子、烙餡餅；白菜疙瘩則放在鹹菜缸裡醃着吃。

我和父親在冬天最喜歡吃母親做的豬肉白菜燉粉條。將五花豬肉切成塊和粉條一起入鍋，加白糖、鹽、醬油、葱花、薑片、花椒、桂皮燉至熟爛，加入白菜葉，幾分鐘後出鍋裝碗。碗上熱氣騰騰，湯濃味醇，酥爛鮮香，再來上一瓶二鍋頭，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眞讓人感到酣暢淋漓。

白菜，在寒冷的秋冬季節包裹着陽光，落落大方、樸實無華，宛如一位清新的鄉村女子，伴隨着我們一直走到溫暖的春天。

雞黍之約

彭忠富

文史叢譚

馮夢龍著的《喻世明言》中有一篇《范巨卿雞黍死生交》，敘述的是一個有關信義的故事。東漢明帝時，山陽范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結義，訂了來年重陽到張元伯家相聚，張元伯以雞黍相待的約期。范巨卿因爲生意繁忙，直到重陽這日才記起約會之事。山陽去汝南千里之遙，步行乘馬均是無法趕到而將誤期了，惟有人的魂魄能日行千里。爲了按期赴約，不失信於張元伯，范巨卿即自刎於家中，魂魄終於在半夜三更趕到張元伯家與元伯相會。鬼魂並且告訴張元伯，自己臨死前告訴妻兒，必須要等到張元伯親自見到他的遺容後才能下葬。

於是張元伯將老母託付於弟弟照料，隻身前往山陽。在見到范巨卿的儀容後，毅然自刎於下葬儀式上。臨死前，張元伯囑咐范巨卿的家人，要與結義兄弟葬在一起。衆人爲二人的信義所折服，上奏朝廷，後得到了朝廷的嘉獎，並且爲後世之人所敬仰。

對於一頓肥雞肉和黃米飯的重陽家常飯來說，其價值是微不足道的。山陽與汝南，相隔千山萬水，沒能即時赴約，距離應該是個不錯的借口。何況范張二人萍水相逢，相遇本來就是個偶然，彼此說些惺惺相惜的客套話也在情理之中，又何必當眞呢？然而在漢代，董仲舒「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之後，儒家的價值觀已經深入人心。「仁義禮智信」稱爲五常，是做人的起碼道德準則，而信義更是其中的重要內涵。不遵守五常，就相當於給自己的檔案留下了永恆的污漬，將爲世人所不齒。爲了信義二字，范張二人寧願捨棄自己的生命，從而給後人樹立了道德標桿。雞黍之約的故事，可謂驚天地泣鬼神，反映出國人對信義這種傳統道德的堅守。

「信義」指的是信用和道義。關於信用，古人的論述可謂汗牛充棟。「君子一言，駟馬難追」，「言必行，行必果」等俗語，都是對信用的精彩闡述。《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這話講的是劉備，劉關張桃園三結義，堪稱國人義結金蘭的佳話。自從結義之後，劉關張兄弟一同打拚天下，最終建立了蜀漢王朝，青史留名。然而關羽大意失荊州後，命喪於東吳之手，繼而張飛暴死。關張的離去，讓劉備失去了左膀右臂，他不惜拋棄了「聯吳抗魏，鼎足天下」的國家戰略，憤然出兵伐吳，結果被東吳火燒連營，只落得白帝託孤的淒慘下場。爲義來，爲義去，劉關張對於信義的詮釋，比范巨卿和張元伯更加慘烈，因爲他們不僅陪上了卿卿性命，還捎帶把國家帶入了敗亡的邊緣。

人生在世，信義二字。說話算話，遵守道義仍然適用於現代社會，這一點對於公衆人物尤爲重要。譬如兩位名人對汶川地震災區的詐捐門事件，就讓人質疑他們曾經的動機，是否爲了增加在媒體上的曝光率，這直接影響了他們在社會上的美譽度。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爲信義故，二者皆可拋。雖然雞黍之約的兩位主角現在看來有些迂腐，不珍惜自己的生命，甚至捨棄了對家人應盡的責任，但是他們守信重義永遠是值得稱道的。